

Bertrand Russell 著
趙 演 譯

現代教育
著名著

教

育

與

羣

治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初版

(一九五〇)

現代教育名著 教育與羣治 一冊

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Order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Bertrand Russell

譯述者 趙 演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喻飛生)

教育與羣治

目次

第一章	個人與公民之對立	一
第二章	消極的教育論	一九
第三章	教育與遺傳	三四
第四章	情緒與訓練	四五
第五章	家庭與學校之對立	五四
第六章	貴族民主政治家及官吏	六五
第七章	教育上的羣衆	七八
第八章	教育上的宗教	九一

第九章	性教育·····	一〇八
第十章	教育上的愛國主義·····	一二三
第十一章	教育上的階級感情·····	一三七
第十二章	教育上的競爭·····	一五二
第十三章	共產主義下的教育·····	一七一
第十四章	教育與經濟·····	一九〇
第十五章	教育上的宣傳·····	二〇七
第十六章	個性與公民訓練之調和·····	二二六

教育與羣治

第一章 個人與公民之對立

近代的文明國家，都承認教育是必要的，可是這種說法，無時不在爭論之中，而參加討論者的判斷，又是足以折服人心的。反對教育者，根據教育不能達到其理想的目的這一點，對教育表示反對。所以在考查這些人的意見以前，我們應該決定我們希望教育達到的（假若可能的話）究竟是什麼。關於這些問題，向來各家的意見極為分歧，因為關於人類幸福的概念各家有不同的解釋。不過在性質方面，有一個極大的差別，較諸其他爭論都更其深刻。即是說，有一派人對於教育的看法，根本係就教育對於個人心理的關係立論，另一派人所注重的，則是教育對於社會的關係，這兩派思想是截然不同的。

假定（這個假定將在下章討論）教育的職責，不僅在防止兒童發展上的障礙，尤應施以相當的訓練，則有一個問題發生，就是教育應該訓練良好的個人呢？還是訓練良好的公民呢？我們不妨說，良好的公民與良好的個人之間，並無衝突之言，尤其是黑智爾之徒，亦必這樣主張。因為良好的個人，即係謀全體福利之人，而全體的幸福，則由諸個人的幸福組合而成。這是一種最後的形而上學的真理，我不擬加以攻擊或擁護，可是在實際生活上，把兒童看做個人所得的教育結果，和把兒童看做是未來公民所得的教育結果，却是截然不同的。就表面觀察，個人的精神的培養和有用公民之創造，並不是一件事。例如就公民的效用一點而論，哥德當然不及詹姆士·瓦特，但僅論個人，卻不能不承認哥德較高一等。在事實上，真有一種個人的幸福，和社會幸福之一小部分是區別。關於個人幸福的組織成分，各人的解釋不同，所以對於觀點和我異趣的人，我不想和他們辯論。不過不論採取什麼觀點，我們不能不承認個人的陶冶與公民的養成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

那麼個人幸福所由組成的成分是什麼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將提出我自己的

解答，但我絕無要他人贊同之意。

第一點，個人也和萊布尼茲的單子 (monads) 一樣，應該是世界的反映。爲什麼呢？對於這一點，我是不能答覆的；我只承認知識和悟性乃是人類光榮的品德，因爲這些特性，所以我喜歡牛頓而不喜歡牡蠣。一個人若機智煥發，潛心探求空間的深度，太陽和行星的演進，地球的地理年齡，以及人類的歷史，他內心的光耀，彷彿暗箱中的光耀一樣，則他所做的事業，我以爲顯然是人類的，其貢獻於自然界的大觀者亦最大。甚至如近世物理學所說，空間的深度和『幽久的時間』不過是數學家方程式中的係數，我也不放棄這種觀念。因爲那個人若發現了多星的太空和宇宙過去的年齡，則越發值得我們羨佩；在知識方面他雖有損失，但在想像上却有所獲得了。

不過人的認識部分，雖係人類優越的基礎，却絕不是其全體，單靠這一點，還不足以反映世界。還應該用情緒來反映；例如一個人對於一種對象，都有一種相當的特殊情緒，而在單純的認識過程中，也會感覺一般的欣喜。不過知情二者的合併，仍

不能說是一個完人。在這種流動的世界中，人類也是變化的一部分動力，他們自覺是變化的原因時，他們就在應用意志，覺得有力。要想一個人完全發展，必須將他的知情意三者盡力擴張到最大限度。依照傳統的神學，權力、知慧和愛卽是三位一體的三種屬性，一神各具一種，所以在這一點上，人類無論如何是在他自己的意像中造成了上帝。

照這樣看法，我們是把人當做一種個體，和佛教、苦行派、基督教聖徒及一切神祕主義者對於人的看法一樣。如我們上面所說，完人中知情的原素，實在都不是社會的。要經過意志及權力的應用，我們所說的那種完人，才成爲社會有效用的分子。可是縱然如此，這種意志仍不過使人居於指導者的地位。若把一個人分開來看，我的意志便彷彿神的意志一樣，諸事都『聽其自然』。而公民的態度，則迥不相同。他知道他的意志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意志，他必須用種種方法和同社會中相衝突的意志去調和。前述的個人，乃是自己存在的，公民則不然，實在是被他的同類所環繞。除了漂流孤島的魯濱孫而外，事實上我們自然都是公民，對於這種事實，教育應該

顧到。不過我們也可以說，假若我們在先認識了我們個人的一切潛能，然後又低首下心，參加實際的政治生活，後來我們不是可以成爲一種更優良的公民嗎？公民的基本特徵，就在他是合作的。（無論事實上有意或無意。）所以一個人若願意合作，除非他是有異常權力的人，他總得尋求某種預有的目的，俾便與他人合作。只有那種異常偉大的人，才會獨自想出一種目的，讓旁人合作，並誘勸人們來贊同他。在歷史上，確實有過這種人，例如彼他哥拉斯就以爲幾何是應當研究的，一直到現在，小學校的學生，研究幾何時都在詛咒他。但這種孤獨的創造式的公民究竟是少有的，也不是養成公民的教育所要造成的人。政府所理想的公民，乃是讚美現狀，努力擁護政府的人。十分奇怪的，就是所有的政府，雖拚命養成這種人，不養成其他各種公民，而歷史上的英雄，恰恰是那種圖謀推翻現狀的人。美國人們都讚美華盛頓和哲費生（Jefferson）；可是讚成華盛頓等的政治主張的人，卻遭他們的監禁。英國人都讚美包底霞（Boadicea），可是她若生在現代的印度，英國亦必用羅馬人的方法處治她。西方所有的國家，都讚美基督，可是基督若生在現代，亦必是蘇格蘭圈院中的

嫌疑犯，在美國亦必因為他不願意當兵，不認他是美國公民。由這些事實，可見將公民的養成作為教育理想，實在是很不妥當的，因為若將公民當做理想，其中便不能含有創造性，而願意服從權力；而這種權力，不論其為寡頭政治的或民主政治的，都和偉大人物所具有的特徵相反。況且太重權力，則足以妨礙一般人民，使他們不能達到他們所能達的偉大。

但我的意思也不是主張反抗。反抗本身並不見得比服從好，因為反抗的決定，同樣要靠我們自身以外的關係，並非決定於純粹個人的價值判斷。反抗之應否讚美或貶抑，因決定於一個人所反抗的東西，但總得有可以反抗的機會，刻板的一致，的教育所造成者，不過一種盲目的服從而已。而比反抗或服從更為重要的，就是應該有一種開闢新方向的能力，如彼他哥拉斯之發明幾何研究，即是一例。

公民訓練與個性教育的爭論，不論在教育、政治、論理以及形而上學上，都是極其重要的。在教育方面，情形比較簡單切實，在相當程度內，可以離開理論來考慮，我們可以說，全社會的青年的教育，乃是一種極耗費的事業，大體上自應由國家籌款。

辦理。但除此而外，尚有一種機關，非常注意青年心靈的鑄造而在教育上也佔重要位置的，便是教育。國家的目的，當然是養成公民。但礙於一些歷史的原因，這種目的現在還很受傳統的限制，致使不能充分發揮。中世紀的教育，即是僧侶的教育。文藝復興以後一直到現在，也只是士紳的教育。在勢利的民主政治勢力之下，教育的目的乃在使人像一個士紳。對於公民無用的許多東西，都用作教材，目的都在使學生變成文雅之士。至若教育上的其他成分，則係來自中世紀的宗教傳統，其目的在使人能理解上帝的道理。文雅與似神，都是個人的品德，並非公民的品德。整個的基督教，實是一種個人的宗教，因為這種宗教，係創自毫無政治權力的人。基督教根本的目的，只在探求靈魂與上帝的關係；基督教雖也談人對社會的關係，但他承認這種關係係發生於個人自己的情緒，並非發生於法律及社會制度。

基督教現有的政治原素，係隨君士坦丁（Constantine）而來。在君士坦丁以前，基督徒的責任就在反抗國家，可是自他以後，基督徒的責任，却在照例服從國家。不過基督教的發源，本在反抗政府，所以他的教義，始終在喚醒原始的反抗態度。例如

清潔派 (Cathari) 阿爾比宗派 (改革派) (Albigenses) 及崇尚靈魂的富蘭西派 (Spiritual Franciscans) 曾用種種方法否認威權，同時則崇尚內心的光明。新教也曾開始反抗威權，及至取得政權之後，還要求神權之應用，在邏輯上殊無理由之可言。是以新教被內心的邏輯所驅策，不得不承認異教之存在，這種觀點，是天主教在理論上絕未採取的，只不過實除上爲暫時的方便計，勉強承認而已。在這一點上，天主教係代表羅馬皇帝的傳統，而新教却回返到基督信徒和初期神父的個人主義。

一切宗教，可分爲兩類，一類是關心政治的，一類是關心個人靈魂的。孔教乃是一種政治的宗教；孔子周遊列國，其關心的要事，就在政治問題，向各國遊說造成良好政府的種種方法。佛教則不然，佛教初期雖是一種皇子的宗教，但實在是非政治的。不過我也不是說佛教始終如此。在西藏就和羅馬教皇一樣，是一種政治的宗教；在日本我遇見的高僧，就使想起英國的副主教，不過佛教徒在其較富於宗教性的時候，確是把他自己看做孤獨的人。反之，回教自始就是一種政治的宗教。莫罕默德就自認爲人們的統治者，一直到大戰發生，繼承他的教主，亦復如此。回教與基督徒

間代表的差別，就在回教主係將世間的威權和出世的威權結合爲一，在回教徒眼光中，這兩種威權並無分別；而基督徒却不然，因爲是非政治的宗教，却產生兩種敵對的政治家來，即教皇與帝皇，教皇所以要求世間的權力，就因爲世間的統治是無足輕重的。至若共產主義，就現在俄國所發展者而論，也是一種政治的宗教，與回教相似。不過共產主義難免受東羅馬帝國傳統的影響，而將來共產黨且有推翻教會取而代之之可能，政治與宗教的關係，則恢復革命前的情形，世間的政府，在相當範圍內，不受宗教威權之支配。就這一點而論，亦如其他方面一樣，俄國的精神可分爲東西兩部。就亞洲俄羅斯而論，共產黨將代替回教主；就歐洲俄羅斯而論，共產黨將代替基督教會。由上述宗教發展史的鳥瞰，可以看出現代個人教育上的成分，大部分是傳統的產物，而這些原素，却漸漸被公民教育所代替。良好的公民教育，固能保存個人教育上最優良的成分。不過假若公民教育的目光短淺，必致阻礙個人的發展，強迫個人成爲政府利用的工具。所以狹隘的公民教育的理想，其中必含有危險，這是不可不注意的。制定國家教育制度之人，假若對於構成良好公民的成分，不能

有一種博大的眼光，必致使人民的品質變壞，甚至像公民一樣。只有受過廣博的個性陶冶的人，才能知道何種個人教育有裨於公民的養成。不幸這類人今日漸被淘汰，代之而興者，則為僅有辦事材能之人，甚至是貪圖報酬的政治家。

以養成良好公民為目的的教育，有兩種極不同的形式，或以擁護現有制度為目的，或以推翻現有制度為目的。因為國家在教育上居於重要地位，所以我們不妨說，教育的目的應該都在擁護現狀。然而實際上並不如此。除蘇俄而外，因為宗教及中等階級的影響，致使凡是社會黨得勢力的地方，大部分的教育却是反動的。在另一方面，在法國革命以前，及俄國革命以前，也有相似的趨勢。國立大學所教（多少是無意的）的學說，乃是那些納稅（大學即賴這些稅捐以維持）的愚蠢農民所厭憎的。農民們自然以為身受其害者應該吹奏出調子來，但他們既不會了解吹奏者，又不知道他所吹奏的調子是什麼，所以他們覺得這件事稍有難為難。不過縱然有這些例外，我們仍可以說，近代的教育，已逐漸成為一種反動的勢力，對於保守的政府則擁護之，政府進步時則反對之。更其不幸的，現在學校及大學中所重視的公

民資格的成分，並不是最好的，反而是最壞的。提倡最力的，乃是那種稍具軍事性質的愛國主義，即是說，只顧某一地方人民的生活，而否認其他各地人民的生活，且喜歡應用軍事力量增加某一地方的人民利益。至若在內政方面，普通的公民教育都在維持傳統的不公平。例如工人總罷工時，多數小資產階級的青年，實在是一種騙子，可是他們仍覺得他們是愛國的。他們之中，差不多無人受過合理的教育，能對罷工者略表同情。每有不公平的事情發生，他們就請出立法和立憲的理想來維持。現在世界各國的教育家，除俄國而外，彷彿生來就是怯懦的，不論在他們的收入上，或勢利行為上，都附和有錢的人。為此兩種原因，所以他們的教學都過分重視法律和憲法，可是就因為這兩種東西，現代遂受了過去的麻醉，無法發展。就因為要反抗這種過分的重視，所以圖謀世界根本改造的人，便不得不從事革命，但革命者所持的關於社會責任的概念，也容易和主張法律秩序者的思想一樣狹礙，而最後終歸是危險的。

不過也有幾方面，改革論者所施的教育，似乎較現狀論者所施的教育要好一

些。動物性的習慣，很足以使一個人喜歡依慣例行事，彷彿使一匹馬喜歡走向常走的路上一樣。在保守主義上，是絕不需要高等的心理作用的。而在改革論者則不然，他必須具有相當的想像力，然後對於現存事物才能有一種不同的看法。他也要能依據價值的觀點，批評現狀。又因為他知道現狀亦有主張維持者，所以他不得不知道一個健全的人至少可以有兩種觀點。再則，他對於現狀暴虐下的犧牲者，不能不表示同情，也要造作種種理由，證明容易防止的災害實應該防止。所以同情與智慧所受的壓制，在不滿意現狀的教育之下，比在維持現狀的教育之下要少一些。

不過此點也有相當限制。對於現狀的不滿，可以發生於兩種不同的原因：或由於對不幸者表示同情，或由於對幸者表示怨恨。若係發生於後者，則其同情心亦屬有限，與保守主義者無異。有許多革命家理想中所注意的事情，多半是如何能對當時壓迫他們的當局，施以報復，罕有是謀大衆將來的幸福。再則，在理智方面，改革派也喜歡自成團體，用一種偏狹的正統論互相團結，怨恨異教，視為擁護幸運的罪人的道德叛徒。不論何種正統論，總是智慧的墳墓。而在這一方面，過激派的正統論，未